

DA
大
XI
西
HUANG
皇
DI
帝
BAO
宝
ZANG
藏

光华
著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大西皇帝宝藏

光华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西皇帝宝藏 / 光华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6.12

ISBN 7-5360-4843-2

I. 大... II. 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 120739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罗子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3.75 1 插页

字 数 350,000 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843-2/I·3805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光华

生于四川，1980年毕业于陆军学院，少校军衔。曾三次荣立三等功。数次荣获全军军事学术优秀论文奖、新闻奖。现为深圳外贸企业干部。著有报告文学《寻觅逝去的岁月》、《抗美援朝战争三所里穿插战斗回忆录》等作品。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罗子安

内 容 简 介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征战二十余年，掠夺了大量财宝，在四川立国大西，称为大西皇帝。其宝藏之巨名列世界第三，亚洲第一。360年来，历代寻宝者挖空心思，大西宝藏始终没被发现，成为一大谜。张献忠后人逃至海外，在印度洋上建立国王岛酋长国，几百年来一直没停止过找宝的行动。围绕寻宝、护宝这一主线，我公安人员、考古工作者与他们的特别行动队斗智斗勇，经历了人为的、大自然的种种磨难，甚至流血牺牲，终于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保卫了国家利益。神秘的虎跳涧大峡谷、死亡湖、天洞、地下暗河，奇异的动植物，巧夺天工的大西皇陵，可怕的“曼陀罗”剧毒迷香，加上金川大法王的讲述，恐怖分子的奸诈残忍，我公安人员的英勇无畏，考古专家的爱国情怀，以及朱飞扬与西门玛娜、陈蜀与玉烨的爱情……小说写得惊险曲折、扣人心弦，使人以为是发生在现实中的事；人物形象鲜明，爱情描写感人，是一部好读好看的优秀小说。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石破天惊	15
第二章 风云突变	41
第三章 迷雾重重	70
第四章 祭天枯骨	97
第五章 泰山古庙	124
第六章 神龙首尾	148
第七章 刀光剑影	170
第八章 天尊虎符	193
第九章 幽冥虎牙	219
第十章 金川法王	243
第十一章 龙峒天坑	275
第十二章 日月阴阳	298
第十三章 大西皇陵	323
第十四章 苍生鬼神	353
第十五章 梦断千古	378
第十六章 天地同心	409

引 子

马迹北阙 犬嗽西方

八九数尽 日月无光

——大唐袁天罡《推背图·第三十二象》

这首自公元 622 年起，就在民间广泛流传至今的天机预言，非常准确地预测到了一千年以后，发生在中国改朝换代、翻天覆地的大事。

公元 1644 年。甲申年。明末清初。

那时的中华大地群雄并起，四方号角，八面狼烟，天下大乱。如果把皇帝譬做太阳的话，在那一年的时间里，中华大地的天空中，就升起了四个新太阳，落下了一个旧太阳。

义军领袖、闯王李自成在这年的一月称帝，国号大顺，定都西安，称永昌元年。

明朝的崇祯皇帝在这年的三月被逼上吊自尽，死在了北京煤山。明朝福王五月即位，定都南京，称为弘光元年。

清朝爱新觉罗·福临在这年十月由东北入关，定都北京，称顺治元年。

义军领袖，西王张献忠在这年的十月称帝，国号大西。定都成都，改名为西京，称大顺元年。

这四个新皇帝中，数清朝的兵力最少，但战斗力最强。明朝

的弘光皇帝地盘最广，但军力最弱。大顺国皇帝李自成的兵马最多，但人心已散。大西国皇帝张献忠的地盘最小，但拥有的天下财富最多。

几十年的兵荒马乱，注定了谁拥有财富谁就可以统一天下。养兵！安民！强国！都需要极大的财力支撑。因此，顺治皇帝、弘光皇帝、大顺皇帝，都把灭亡大西国，夺取大西国皇帝的财富作为战略进攻的日标。

还是清朝厉害，抓住大顺皇帝在北、弘光皇帝从东南三个方向围攻大西国的战略机遇，用了两年的时间，八旗劲旅就平定了中原，占领了关中，攻取了江南。斩明朝弘光皇帝于南京，杀大顺皇帝李自成于湖北九宫山，首先统一了大半个中国。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大清强劲的弯弓已经射落了同时升起的两个新太阳，又把射日的长箭瞄准了大西国皇帝张献忠，和他富甲天下的巨宝！以英勇善战的肃亲王豪格为八旗统帅，打响了 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的凤凰山战役。

公元 1646 年。丙戌，农历十一月二十七日。历书曰：刑在西方，死神，属最不吉利的晦日。

这一天，在中国历史上，是明末清初的第三个新太阳、大西国皇帝张献忠的灭亡日！

晦日的破晓，通常是所有的黎明中最黑暗的时候。岁末的黑雾像一块块沉重的岩石，铺满了四川东南地区凤凰山山麓绵延数百里的天空，笼罩着山谷里透透迤迤上百里的大西国军营。满山遍野的火把照耀中，听不到一声狗吠鸡鸣，静悄悄的如同幽灵世界。

火光中，可以看到凤凰山山顶的泰山大庙。它像一个巨大的猛兽，动也不动地卧在那里。只有飞檐上的角铃，在凛冽的朔风中撞出若有若无的声音，似是黄泉路上的幽灵呓语！仔细看去，庙前平地的中央，竖着高大的旗楼，数丈长的大西国天龙飞虎大旗悬挂在楼顶。旗楼下，面对庙门跪着明朝的崇王、荆王、吉

王、蜀王、襄阳王、常德王、荣王等几十位昔日的藩王、世子、王妃、郡主、督抚、将军。再往后，顺着凤凰山的山势，跪着一个挨一个、一排接一排的俘虏兵、山民、农夫、妇女和小孩，甚至还有大西国军的伤兵，足足有三十余万人。全部是赤身裸体，蓬头垢面，五花大绑地跪在泥地里。在朔风黑雾里瑟瑟颤抖，无神的目光里充满了绝望。每个跪着的人后面，站着一个赤膊盘头、凶神恶煞、双手高扬大背砍刀的大西军士兵。人人瞪着血红的双眼，盯着眼前跪着的人，仿佛是一盘盘美味佳肴，射出了野兽般的饥饿凶光。

庙门前，一字排着十余尊山炮，黑黝黝的炮口直指苍穹。炮后庙门的正中龙椅上，端坐着头戴冲天皇冠、赤面黄须、竖眉阔嘴、体魄魁梧、拥有天下巨宝的大西国皇帝张献忠。他怒瞪着的双眼闪射出残忍、凶暴、狡猾和贪婪的目光。龙椅的左面排列着大西国的宰相汪兆麟，五部尚书、天学国师意大利人利类思，神学国师西班牙人安文思等文臣。右边则雄赳赳、气昂昂地立着大西国皇帝的四位义子：东平王孙可望、抚南王刘文秀、定北王艾能奇、安西王李定国。还有护国大禅师、新都王王志贤，神医陈正乾等武将督尉。

天边的一线曙光终于爬上了凤凰山山麓，惨白惨白的透过浓浓的黑雾，俯照着这几十里人间屠场。

宰相汪兆麟快步走到平地中央，向大西国皇帝张献忠三跪九拜，又参拜苍天。起立后，扯起公鸭嗓子呼喊：“良辰吉时已到！大西国皇帝陛下祭祀苍天！”

“开炮！给我轰死老天爷这个驴球日的！”汪宰相话音刚落，早已焦躁不安的西皇张献忠就腾地冲下龙椅，一手持刀，一手直指天上，操着一口陕北官话，发出了一声大吼。

“轰！轰！轰！”

震耳欲聋的排炮响起，击向空中。硝烟冲散了浓雾，变成了一条条、一缕缕雾团，活像漫天飞舞的招魂白幡，在空中游荡。

“老天爷！你这个驴球日的王八蛋！玉皇大帝也姓张，咱老子也姓张！老子天天香火人头供着你，伺候你，你为啥不保佑我大西世代永昌！咱老子入川三年，文人书生、百姓妇孺、明朝余孽总和老子过不去，杀了一批又一批。害得老子百万大军吃人为生！你这个驴球日的老天爷！臭脑子，瞎眼睛！你不保佑我，老子今天就放炮轰死你！看谁硬过谁！给老子再打！”

伴随着大西国皇帝的狂吼，又是一阵震天的排炮。吃了一年多的人肉，又没有蔬菜青果入腹缓解，毁城弃地逃离成都，来到穷山恶水的凤凰山，已是又饥又冷。这些使得张献忠肚里的火气越来越旺，悠悠地直窜脑门，连两个眼睛都冲得血红血红的。“弟兄们，你们跟着我‘黄虎’张献忠杀遍了大半个中国，吃光了四川成都千里方圆的男女老少！现在，我们大西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今天，杀光这些狗日的狗官、山民，也杀光拖累我们全军的伤兵、家眷和小孩！两个人分一具人粮！吃饱喝足，下午出发！杀向湖北！杀向重庆！那里有的是人，个个又肥又嫩，够我们吃过冬荒。我们还有数不清的金银财宝，到那里去重建大西国，让咱张家的天下万年！万万年！”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大西国百余万将士用长刀剑戟叩击着铜盾，震得地动山摇。

“来人啦！”坐回龙椅中的张献忠，此时嗜血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把这些驴球日的朱家子孙给我活剥了，架到火上烤，老子要喝他们的血！吃他们的肉！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大西国的大旗！”

百余个剽悍的禁军应声而出，冲到旗下点起了一堆堆冲天大火。熟练地分成三人一队，拖过一个明朝的王爷，一人提头捉膀，一人挽手扶跪，一人手制锋利的短刀……顿时，一张鲜活的人皮就被血淋淋地剥了下来。剥掉人皮的王爷、王妃、郡主、将军们发出了惨烈凄厉、摧心裂肺的垂死呼号！

突然，在地上翻滚的几十个肉团中，一团血红的肉球伸开血枝似的双手向张献忠猛扑过来：“张献忠，你这个狗贼！你不得

好死！我们朱家子孙变成厉鬼也饶不了你！”

鲜红的人血迸射、流淌，男女老少的挣扎、呼号，让张献忠感受到了无比的刺激，满足了嗜血的享受，快乐地扬声大笑！一看见血人扑来，他身手敏捷地侧身冲下龙椅，闪开扑来的肉团，抓过大金刀顺势一挥，那血人的人头被砍得飞上了半空，连他坐的龙椅也一起劈成了两半。冲过来的禁军提起人头一看，原来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二十七代孙、蜀王世子朱见铭。只见人头张开的大嘴里面“啪”的掉下来一方金印，原来是镇守四川近三百年的蜀王册封之宝。

“哈！哈！哈！”西皇张献忠得意地手抚黄髯扬天大笑，昂扬激奋的心里充满了极度的快意。他接过禁军呈上的金印，贪婪地眯缝着双眼细细鉴赏，用龙袍擦拭着上面的血泥：“这件宝贝老子一到成都就到处找，快三年了，原来在你这个驴球日的嘴里。给我烤他，我要吃他的肉！吞他的心！”

站在右侧的护国大禅师王志贤、老神医陈正乾看着这个血淋淋的场面和劈成两半的龙椅，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不祥的预兆，痛苦地闭上了双眼，双手合十颂佛。安文思、利类思两个基督徒，何时见过这种场面，早就吓得呆若木鸡，不知不觉地淌着小便，两手飞快地划着十字。其余文武大臣却早已司空见惯，兴奋地跃跃欲试，等着这一天里唯一的一顿饱餐！

顿时，遮天蔽日的刀光剑影在凤凰山山谷里挥舞，千千万万颗人头随着寒光冲天而起。初阳的人血是一天中最旺盛的时候，像箭一样从人的脖子里喷射而出，扬起了满天的血雨。早就饿极了的大西军军士，抱着失去头颅的人体个个狂吸猛喝，不时仰天甩着满头满脸的人血，发出“嗥！嗥！嗥！”的嗥叫。又疲又瘦的战马猛然闻到了浓浓的血腥气息，也兴奋地挣脱缰绳，蜂拥到谷底，拼命吮吸着无数人血汇成的血溪。

.....

“咚！咚！咚！”

“呜！呜！呜！”

就在凤凰山麓人肉大宴刚开始的时候，突然在泰山大庙对面无边无际的原始密林中，传来了惊天动地的战鼓声和连绵起伏的号角。一骑接着一骑的大西国军侦探，疯了似的从树林里朝山顶奔来。

“禀报皇帝陛下，满洲的辫子兵杀来了！”

“放你妈的臭屁！清兵昨天还在汉中，相隔千来里！怎么会突然到了这里？你狗日的是不是饿昏了头，敢谎报军情，砍了！”西皇勃然大怒，张开大手抓起吃剩的人头骨甩了过去，打得侦探士兵一个趔趄。

禁军校尉冲上前来“嚓”的一刀，砍死了侦探士卒，顺手丢进了火堆里。

第二骑又仓皇地飞奔而至，从马上一跳下来就开始呼喊：“老万岁！清兵已到山下，和前军杀起来了！”与此相呼应，惊天动地的战鼓和号角声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响！

张献忠大声叫道：“咦！这驴球日的辫子兵来得这么快，敢在老子虎头上动土！”

大义子、东平王孙可望走向前来，躬身说道：“父王！清兵千里来袭，其势汹汹，我们大西军是第一次与清军打仗。眼下几天没吃饭，战阵已乱，队伍已散，是不是从速后撤待敌！”

“哼！就是因为咱大西军从未同清军作战，更不能首战就撤！奇袭，就兵少；千里，就兵疲！我人多，又以逸待劳，打败他！四王何在？”张献忠昂首扶刀，高声下令。

“儿臣在！”东平、抚南、定北、安西四义子王纷纷俯身听命。

“从速各归防地迎战！后退者斩！临阵逃者斩！”

“遵命！”

西皇话音一落，除东平王坐镇中军外，赶来祭天、吃人肉的抚南、定北、安西三王立即提刀绰枪，飞身上马，驰回军营。

“可望、志贤！你们随我到寨口观战！看看这驴球日的辫子军是不是有三头六臂！老子不是李自成，是杀不死的真命天子！”说罢，张献忠手提大金刀，纵身跨上战马，在东平王、王大禅师的护卫下，带着禁军直驰庙前寨口。

这时，黎明的浓雾已经散尽。晦日的天空依然是一团团厚厚的乌云，就像在凤凰山山顶扣了一口大铁锅似的，让人感到低垂、沉重和郁闷。强劲的朔风越吹越猛，阴寒之气直入骨髓。站在寨口，放眼望去，无边无际的密林深处，杀出一队队马高人壮、训练有素的铁骑。顶戴上的红缨和脑后的长辫，随着奔马一起一伏的在空中飞扬。无数高高挥起的军刀舞出一朵朵灿烂耀眼的刀花，冲入了大西军混乱的军营。毫无准备的大西军将士仓促应战，将来不及丢掉的人头、人腿、人手，纷纷当作武器向清骑奋力掷去。但只要一进入刀花丛中，顷刻间就变成了飞舞四散的碎骨肉沫。清军排山倒海般的凌厉攻势，杀得大西国饥军如同摧枯拉朽，很快就一片片、一排排的成了刀下亡魂。

千里奔袭的清军前锋一鼓作气，从左右两翼向凤凰山山顶的泰山大庙席卷而来。大西国各王仓促间调集的援军迅速赶到，前呼后拥地投入了战场，拼命进行殊死抵抗。清军虽然剽悍勇猛，但由于兵力悬殊，进攻的势头渐渐慢了下来，陷入了无数大西军士兵的重围中。

寨口上的西皇张献忠一看，久经沙场的他不禁手捋长髯，高兴得仰天大笑：“杀得好！什么八旗劲旅，关外铁骑！全是驴球日的松包蛋！传令，杀死一个辫子兵，赏为人粮！”

正在这时，密林边又涌出了无数的精锐铁骑，簇拥着一面高高飞扬的镶黄军旗。旗下的火龙驹上坐着正当盛年、冷峻威猛的清军统帅、肃亲王豪格。

一阵猛烈的战鼓，号角声响过，战场上突然安静下来。

豪格亲王注视着凤凰山寨口上正仰天大笑的西皇张献忠，忽的抱拳喊道：“张大王，本帅请了！”

张献忠在马上虎视着豪格，手捋长髯，大声讲道：“满洲小儿，你敢在老子虎头上动土！”

豪格亲王不慌不忙地说：“张大王！你起义反明，现明朝已亡！我大清兵多将广，已从北、东、南三面围剿四川！你已被我军包围，插翅难逃！我已奏请大清皇上，只要你献出所有宝藏，免你一死！仍留守四川，封为西王！望张大王三思！”

张献忠早就因清军奇袭，连人肉大餐也没吃完而恼火，听到要他献出巨宝，夺走他的命根子，更是勃然大怒：“放你妈的臭屁！老子与你势不两立！有本事放马过来，我们决一死战！”

豪格也被骂得心头火起，大声吼道：“张献忠，你不要后悔！”

张献忠在马上哈哈大笑，狂怒喊道：“老子从不后悔！老子今天吃定了你！”

诱和取宝无望，奇袭贵在神速。豪格亲王不再说话，令旗一挥：“发炮！”

二十余尊威力强大的西洋红衣大炮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响声，轮番向冲上山顶的中路轰击，爆炸声地动山摇，炸得大西军人仰马翻，死伤了一大片。

没等炮火的硝烟散尽，豪格亲王又扬起了手中的令旗：“发箭！”

无数的羽箭像漫天的飞蝗，遮天蔽日地射向通向凤凰山顶的中路通道，炮火中幸存的大西国军士无一逃脱，纷纷倒地而亡。

百余里的战线已被拦腰斩断，通向凤凰山顶的中路已撕开了缺口，豪格亲王扬起了手中的军刀：“杀呀！谁擒杀张贼献忠，封万户侯！谁夺得巨宝，赏黄金万两，黄马褂！”

“咚！咚！咚！”

“呜！呜！呜！”

惊天动地的战鼓和着雄浑嘹亮的号角，响彻了凤凰山战场。豪格亲王统帅清军中军主力倾巢而出，以势不可挡之势突入中路

缺口，向凤凰山山顶强攻。千军万马的蹄声叩击着川东大地，清军前锋章京鳌拜、固山贝子摆牙喇兵分两路，一左一右刀砍剑劈，冒死冲杀，卷起了两条血龙飞快地滚到了寨口山腰。

豪格亲王挥舞着军刀劈死一个冲上来的大西军副将，用满语指着张献忠呼喊：“雅布兰，射他！”

好一个大清朝的神箭手雅布兰将军，马不停蹄地弯弓搭箭，奋力拉满射出。“嗖”的一声，正中寨口骑在马上、毫无防备的西皇张献忠左心窝。未穿防身护甲的西皇张献忠，连哼都没哼一声，就应声中箭摔下了战马。

“杀呵！冲呵！活捉张贼献忠！”豪格亲王督军趁势而上，冲上了寨口。战场上顿时大乱，又饥又乏的大西军眼见西皇倒地，很快就失去了斗志，开始全面崩溃。

千钧一发之际，大西国护国大禅师王志贤俯身下马，徒步冲向乱阵，在东平王和禁军的拼死掩护下，拖着垂死的张献忠，在乱马蹄中左躲右闪，冲回了庙内。东平王一看，连同败退下来的三王高声呼喊，率领亲兵亲将同清兵在庙前广场上展开了殊死搏斗，死死地守着庙门。

“大哥！”

“万岁！”

庙门内，王大禅师怀抱西皇，手忙脚乱地呼唤。神医陈正乾仔细一看伤势，就知道大事不好！雅布兰将军这支利箭非同一般，又长又大，还有倒钩，锐利异常！已将张献忠的左胸洞穿。只见西皇牙关紧闭，两眼圆睁，手脚乱动，口中吐血，说不出话来，分明已是危在旦夕！

“砰”的一声巨响，破旧的庙门被猛地撞开，浑身是血的东平王提着长剑冲了进来：“王大禅师，陈神医！快带着老万岁从庙后逃走，快顶不住了！”

逃！逃得掉吗！看来，清军对西皇的人头是志在必得。王大禅师、陈神医飞快地交换了一下无可奈何的眼神，焦虑地看了看

昏迷垂危的大西国皇帝，双双抬头把目光锁定一位相貌酷似西皇的禁军士兵。那位士兵一看，马上毫不犹豫地脱下战袍，穿上早已备好的西皇龙袍，系好皇冠，抓过大金刀。陈神医用力攥住箭杆。“嘿”的一声从张献忠心窝里拔出了利箭。王大禅师一把抓过利箭，略一用力，“吱”的一下就刺入了禁军士兵的左胸。一阵血雨顺着箭杆喷射而出，那士兵刹那间就瞳孔四散地死去了。王大禅师也不管禁军是死是活，一把抓过尸体，甩向大殿右边墙角，又顺势用脚踢了几捆稻草盖在上面。随后将西皇平放在几位禁军士兵忙乱中扎好的竹床上，自己挥刀先行，东平王提剑断后，陈神医和禁军士兵抬着垂死的西皇张献忠迅速地奔向庙后，砍开山边围墙寨栅，仓皇逃向密林深处。

庙外的清军士饱马腾，越战越勇，一队接一队地蜂拥而上，终于从人堆中杀开了一条血路，冲进了庙内。大清章京鳌拜沿着血迹追寻到大殿右边墙角，掀开稻草一看，发现了身着皇袍、戴着皇冠的尸体，赤面、黄须、竖眉、阔嘴，没错！又用力拔出箭杆一看，“雅布兰”三个字赫然在目。就惊喜万分地一刀砍下了人头，割下皇袍包裹好往腰上一掖，抓过西皇所用的大金刀，边朝着混战中的人群狂呼：“张贼献忠已被斩首！”边挥舞着大金刀杀出了庙门，抓过一匹战马，在肃亲王豪格的接应下，率众骑奋勇杀出了大西军的重围，向大清王朝报功请赏去了。

天已黄昏，夕阳终于露出了脸。但血红血红的，穿过团团的乌云，俯照着凤凰山百余里战场。清军成功的千里奔袭，使大西国元气大伤。西皇张献忠中箭阵亡的消息风一样传遍了大西军，使他们丧失了对未来的希望和斗志！深深的绝望和仇恨，引发了歇斯底里的疯狂和宣泄，军士们又燃起了一堆堆的冲天大火，漫山遍野飘浮着让人恶心的烧烤人肉味，浓浓的几乎让人窒息，油烟升腾在凤凰山麓的上空，遮住了如血的残阳，久久地凝聚不散，活像游荡在空中的冤魂！

晦日的夜晚，天黑得特别快，也特别暗，隆冬呼啸的山风夹